

修辞美学的新拓展

——《中国辞格审美史》序

邱明正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上海 200070)

摘 要: 修辞美学是美学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 辞格审美史是个亟待开发的新领域, 处于当今修辞美不断更新发展的新时代, 《中国辞格审美史》是对美学、语言学的新拓展、新贡献。汉语修辞美是内容美与形式美的统一, 真、善、美的统一, 明晰性与含蓄性的统一, 是为适应人的审美需要、精神需要, 展现人的潜力价值而不断创新的产物。

关键词: 修辞美学; 修辞辞格美; 审美需要与创造

中图分类号: H15 **文章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 - 7406 (2017) 01 - 0066 - 03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叠厚厚的研究汉语修辞美和辞格审美史的新著, 是我五十年前的复旦同窗宗廷虎、陈光磊继主编出版《中国修辞史》之后的又一部厚实的力作。他们二位让我写篇序, 对于语言学, 我是个十足的外行, 岂敢班门弄斧。好在我曾读过他俩主编的《中国修辞史》, 启迪良多, 今读这部新著书稿, 又有新获, 我就写一篇未必像样的读书心得吧。

自上世纪初以来, 在中国美学领域, 文艺美学、心理学美学、生活美学、比较美学等分支学科相继登堂入室; 而在文艺美学内部, 小说美学、诗歌美学、散文美学、戏剧美学等门类美学更是层出不穷, 极大地丰富了美学园地。我们在上述美学著作、语言学论著以及文艺评论中, 也曾读到过一些关于汉语修辞美和审美感悟的论述, 但像这部《中国辞格审美史》如此翔实、系统地研究汉语修辞的审美特性、审美创造、审美价值和辞格审美发展史的专著, 恕我孤陋寡闻, 我还是第一次读到。此著不仅篇幅宏富, 煌煌 180 万言, 立意新颖, 论述剀切, 例证丰富生动, 读来饶有兴味, 而且从辞格美的创造和审美评价这个角度切入, 论述了艺术美、自然美、社会美等美的领域, 内容美、形式美, 质朴美、雕饰美, 具象美、朦胧美等美的形态, 优美、典雅、崇高、幽

默、诙谐的美学范畴, 以及诸辞格的审美特征、审美表现及其发展, 可以说已是一部形态相当完备的修辞美学的专著了。尤其是此著横排竖写与竖排横写相互交织的结构方式, 即“横—竖—横”模式, 更让我惊叹。作者以汉语修辞中的比喻、夸张、双关、排比、对偶等十一个基本辞格为纬, 分别论述这些辞格各自的起源、结构、形成基础、审美功能之后, 又以每个辞格的历史演变为经, 论述该辞格从先秦、两汉到现当代的发展轨迹; 而当论述各辞格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审美特征时, 又竖排横写, 以文体为纬, 分别论述这些辞格在诗词、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艺术文体和政论、应用、科技等语体中的审美表现。作者通过营造这种双重的经纬交错、史论结合的网络结构, 清晰而系统地论述了汉语修辞、辞格的审美特性、审美价值、审美创造及其在各种相关文体、语体中的形象显现, 并且展示了汉语修辞、辞格美历史演变的根源、状态和发展的规律。这是一种颇具匠心的结构方式, 是将修辞学与一般语言学、美学、文艺学、历史学乃至审美心理学等相关学科融为一体、覆盖深广的佳作。这是我的阅读体会。如果这种感悟、判断并无大错的话, 那么, 可以说此作不仅是中国汉语修辞美学研究的系统化、学科化, 或曰

收稿日期: 2016 - 11 - 06

作者简介: 邱明正 (1935 -), 男,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 美学、文艺学。

汉语修辞美学的开端之一，而且是中国辞格审美发展史的开山之作。也就是说，此作既开辟了门类美学的新领域、新学科，又在中国美学史宝库中增添了新的元素，从一个侧面充实了中国美学史的内涵，这的确是可喜可贺的。

修辞是语言的基本要素，是状物叙事、表情达意的主要手段，而辞格则是修辞艺术中最活跃、最有文采、最富创造性的话语模式，既要求准确、鲜明、晓畅，又要有形象性、情感性、生动性、感染性，给人以美的感受。口述语言、书面语言的修辞是如此，重于形象描绘、抒发情感、创造意境的文学艺术语言的修辞更是如此。修辞、辞格的美不仅是美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审美创造美的一个特殊领域，而且由于人们天天都有繁复的人际交往，时时都要听说、阅读，人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关注、欣赏和创造着修辞的美，所以无论是修辞、辞格的美还是人类审美、创造美的广域和常态，都是人们在社会交际、说话、阅读中随时可遇、变化万千、异彩纷呈的审美对象。也正因为如此，修辞、辞格的美及其创造、发展，应是美学、语言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我现在读到的这部《中国辞格审美史》恰恰适应了美学、语言学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修辞要美，怎么才能美呢？我没有专门研究过，那就向前人讨教吧。

一、“文质彬彬”

孔子曾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有人认为孔子反对“巧言令色”，所以主张文辞只要把意思表达清楚就可以了，无需文饰，无需美，似有重质轻文的倾向。但是孔子又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即言语、修辞如果没有文采，就不美，就不能传至久远，达不到传达志意的目的。可见他并非一概反对语辞的形式美，而是反对过于雕饰，反伤内美，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实现内容美与形式美的统一，而这正是修辞美的基本要求。其实，他所谓的“辞达”乃是要求语辞准确、鲜明、生动，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地表达特定的题旨和情境。而能如此表情达意的语辞，不就是一种美吗？至少它是一种素朴的美、本色的美，平易清新、质朴自然的美，是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

二、“修辞立其诚”

这是《易传》的名言。按其意似指言辞必须真诚不伪，真实不虚，方能准确、鲜明而又生动地表情达意和揭示事物的真相，这样才能以诚信而令人信服，这是对修辞美的“真”的要求。同时，修炼言辞的目的是为了表现诚正的思想、实诚的品性、诚挚的情感，以心诚意实服人，这又是对修辞美的“善”的要求，正如韩愈所说“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只有苦修其辞，方能“志乎古道”。所以，“立诚”是修炼语辞诚实无欺、真实无妄，达到“真”与“善”的前提，也是判断修辞真伪、善恶、美丑的一个重要标准。也就是说，修辞、辞格的美须以真、善为基础，应是真、善、美的统一。

三、“言有尽而意无穷”

修辞的基本特点是明白、通顺、晓畅，具有确定性、明晰性、条理性、规范性，以适应对话者的语言知解力和审美感受力。但是，汉语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其修辞有一个特殊的品性、特殊的美，这就是苏轼和许多美学家、文学家常说的“言有尽而意无穷”或“文已尽而意有余”，强调“语贵含蓄”、“言近旨远”、“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推崇含蓄、蕴藉的美。即常通过隐喻、比兴、借代、双关、夸张、通感、象征等修辞格，在虚与实、隐与显、真与幻的交织中，使语辞含“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味外之旨”、“韵外之致”，以非确定性、含蓄性、朦胧性、多义性的语辞，给人以咀嚼、揣摩、想象、回味的空间，让人必须思而得之，品而味之。正是这种文本语言符号与实际内涵的不一致，字面义与隐喻义之间的矛盾，才使得汉语修辞呈现出极具弹性的张力，以极其精练、形象的语辞传达无尽的审美意趣，构成了汉语修辞的别样的美和隽永无穷的魅力。

四、“文辞气力，通变则久”

《周易·系辞下》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文心雕龙》将之引申为“文辞”的继承与革新、发展的关系，也揭示了修辞及其美必须在继承与创新的互动中，方能恒变恒新、久传不绝。

语言、修辞及其美都是常变常新的社会现象，其发生、发展都有社会的根源和客观的法则，正如本书的作者所指出的，它总是随着人

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而历代统治阶层的提倡，儒、道、佛等多元文化的推动，人们思维方式、思维能力的进化，尤其是修辞、辞格美的载体——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文体及其他语体的演进，都促进了修辞、辞格美的发展。言为心声，语言、修辞是心理活动的外化。如果我们再从人类审美心理的角度来考察，便可以发现修辞、辞格美的生成、发展，是以人不断增长的审美需要为内驱力，以不断增强的审美创造为策动力，以不断增殖的审美创造物及其积淀为结果的生命活动过程。审美需要是人的生命需求、心灵渴望的表现方式，审美创造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的精神需求。人对语言、修辞有交际的需要、实用的需要，又有在求知、求新、求变、求乐中求美的精神需要。这两种需要落脚到语言、修辞、辞格的表述、书写中，就是在长期语言实践、审美实践和继承前人语汇的基础上，连绵不断地发挥创造力，既提炼出日益精粹、晓畅、缜密，足以状物叙事、表情达意的词语、辞格，不断提高语言交流的效能；又日益创造出形象化、艺术化，愈来愈富有表现力、感染力的美的词语、辞格，给人以美的享受，形成美好的社会氛围，增进人际的和谐。同时，在人们的审美需要中，还有一种更高的精神需求，即通过审美创造达到自我实现，从自我的创造物中复现、实现自己，在达到精神满足的同时，又展现了

自己的潜力和价值。人们对修辞、辞格美的追求、感受和孜孜不倦的创新、发展，就是人达到自我实现、展现自己潜力和价值的途径之一。由于人的审美需要是多样的、发展的、无穷尽的，人的自我实现的愿望和由它激起的审美创造是世代相传、层层递进、永不停歇的，而人们对修辞、辞格美的需求和创造又是无休无止、不断提升的，因此，作为人的审美创造物的修辞、辞格美的发展也就连绵不断、永无止境。汉语修辞、辞格的发展史，既是交往工具的演进史，更是审美实践、审美心理、审美创造的发展史。人们对修辞的审美需要愈强烈、多样，审美创造愈自觉、自由，修辞、辞格美的发展也就愈迅速、多样。

如果我们以上述情境反思当今世界，人际交往空前频繁、复杂，新旧媒体正日新月异，语言、修辞、辞格及其美的发展也在以加速度的方式和姿态演变、更新，而在这演变更新中，又往往鱼龙混杂、美丑纷呈，亟须以史为鉴，从学理上对这种发展态势加以梳理，或发扬，或匡正。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和语境中，这部《中国辞格审美史》的出版，倒恰恰是正逢其时。

以上就是我阅读《中国辞格审美史》的一些心得体会，未知确否。

(责任编辑 徐芸华)

New Frontier in Rhetorical Aesthetics
- **Forward to A History of Rhetoric Aesthetic of China**

QIU Mingzheng

(*Literature Institut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070, Shanghai*)

Abstract: Rhetorical aesthetics is a new branch of aesthetics and rhetoric aesthetic is a new frontier awaiting exploration. In the time of ours when rhetorical aesthetics is undergoing constant changes, *A History of Rhetoric Aesthetic of China* serves to explore and make more contributions to development of both aesthetics and linguistics. In terms of rhetorical aesthetic, the Chinese language ensures three unities; 1) content and form; 2) the true, the good and the beautiful; and 3) explicitness and ambiguity. Rhetorical aesthetic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therefore, the product that suits the human needs of pursuit of beauty, spiritual satisfaction and potent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rhetorical aesthetics; rhetoric beauty; aesthetic need and creation